

少女日記

卷 下



少女日記
下卷

衣萍
鐵民
合譯

民國十六年初版八月
民國十六年九月再版

從二〇〇一—五〇〇〇冊

譯者

衣萍
鐵民

少女日記下卷 定價七角

發行者

上海四馬路中市
北新書局
北京東皇城根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第三年

七月三十一日。

昨天是我十三歲的生日。母親給我一個夜光錶，我拿來擺在桌子上。冬

夜太長了，夜光錶是很合用的；母親又給我幾條繡花的頸圈。父親給我一本頑童的日記，海娜在醫院的時候，有一個看護婦借給她讀過；這是一本奇妙的書，但父親說：『這是一本無聊的書，誰家孩子會寫這樣的日記！』朶鸞給我一個新的球拍和一個很好的皮套，一個「搜克」(Shuttl)和幾個網球。又接到許多蔚藍色銀邊的禮片。外祖父和外祖母送來一籃紅透的櫻桃，一籃葡萄乾和草莓；草莓是專為我的生日送給我的。朶拉姨母給我三條德國的領帶，是斗蓬上用的。昨天午後，

我們到巴拉比留山去玩。倘若母親和海娜也在那裏，那就更有趣了。

八月一日。今天接到亞丹的信。她給我許多禮物，她以為我是八月一日生的，所以今天纔送來。她現在很不快活。她的信裏說，她想逃出束縛的環境，她簡直不能再在沉悶的家庭空氣中生活了。她已經到聖保登去看過她所愛的戲子，她把她的心事說給他聽，他稱贊她確實有戲劇的天才；他願意教她演戲，只要她的父母允許。她的父母自然是不答應的。她說這件事使她十分傷心，她整天想哭，又想發狂；這種抑鬱的生活，她實在不能容忍下去。她說她最後的一線希望就在我身上。她希望我到她那裏去，她尤其希望到我們這裏來住兩三禮拜，她要我同我的母親商量，和我們在維也納同住一年；那戲子IG君秋天要到雷門戲院演戲，她就可以在那裏學習。她在最後一段說，全靠我的聰明和機警，幫助她做世界上最快樂的人！我實在想不出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她。但我想試他一試，我

對母親說：「我覺得寂寞呢。倘海娜能在這裏就好了，至少是亞丹，要不然，瑪利納也好。」於是母親說：「瑪利納在加林第亞的鄉下，很遠的；大概只有亞丹可以來。」父親因我覺得寂寞，也替我憂愁，所以晚餐時，他說：「你真個歡喜亞丹到這裏來嗎？論她的年齡，正配做你的好伴，比朵鸞強得多。你們去年同住的時候，似乎是很親密的。」於是他對母親說：「寶達，邁亞丹到這裏來，你覺得麻煩嗎？」母親說：「一點也不麻煩，只要格麗蒂願意；現在當然輪着她了；朵鸞已經和我遊過佛倫生巴，渥士華還在漫遊。只有我們的小寶寶不曾有過一點如意的事。格麗蒂，你喜歡她來嗎？」我說：「啊，是呀，母親，我很喜歡她來，我就要寫信去；像朵鸞那麼整天捧着那個小囑，我覺得沒有什麼趣味；頑童的日記雖然是很有趣的，但我不能整日地捧着讀。」所以我要直接寫信給亞丹，只說我覺得寂寞，要她來陪着我玩。倘若這件事做成功，我將十分快樂。倘若亞丹真個成了著名的女優，像母親常常說起的華爾特（Wolter）一樣，那麼，我就助成了

維也納產出一個著名的女優，並且使亞丹從世界上第一個憂鬱的人一變而為第一個快樂的人，我這功勞不小呢。

八月二日。

在我給亞丹的信裏，不曾提起我家得了爵位的事，也不提起朵鬱所說的「重光」的話，（因為我家從前做了幾百年的貴族。）反正她到這裏來就會知道的。母親常常說：「我們沒有特別的功績，不必擺出那樣的架子。」這句話有點不對；父親兩年來在法律憲法種種方面不是盡了許多義務嗎？有時還整夜地寫着；要不然，也許永遠不會「重光」呢。但我不知父親母親為什麼去年冬季還守着秘密。他們儘可以讓我們知道。我猜父親是故意要給我們一個意外的歡喜。他的目的達到了，那時，朵鬱樂出那樣的怪嘴臉，渥士華變出那種吞吞吐吐的鬼模樣!!! 據我看來，當時還不會有人發見我的變態。

八月三日。

朵鸞近來大變了，又回復去年冬季以前的態度；我現在已經知

道這個緣故。她在佛倫生巴住了四禮拜，和母親發生真正的感情了！我今天談

起維克多，她開口就說：『我再不和他往來了。』我說：『你們爭吵了嗎？是誰

的過處？』她說：『呵，不是的，我只祝他前途順利。』我說：『什麼叫做前途

順利？他並不真想到美洲去，是不是？』於是她說：『親愛的麗達，我最好是

對你說明白；我已經順從親愛的母親的慈意，和他斷絕關係了。』我敢說，我是

真，真正愛母親的，但我不能把她當作好朋友看待。對於自己的母親，那裏能夠

發生真正的感情呢！朵鸞確實還不懂得什麼叫做真正的感情。做女兒的，有許

多話是不能對母親說的，我不能問母親：『你知道什麼叫做戀愛？』她也許不知

道，當她十三歲或十五六歲的時候，人們所用的言語和現在有許多不同的地方。

有一天母親吩咐朵鸞說：『不要出去，雨要下了，』有一晚又吩咐她說：『朵鸞，

披上你的圍巾。』這算什麼感情呢？母女之間和父子之間同樣的不能發生真感情

的。朋友之間沒有命令，沒有禁止；最重要的，對朋友可以隨便談話，對父母不能隨便說話。我昨夜問她：『自然有許多事是母親禁止你對我說的；這也算是感情嗎？』於是她說：『不是的，麗達，母親不會禁止我，但我現在覺得對你談那些事是我的輕率；我們立刻就要學成嚴肅的行爲了。』我笑着說：『你所謂嚴肅的行爲是指那件事嗎？你真個忘掉我們所看見的那麼有趣的事了嗎？你的記憶力似乎被溫泉洗去了。』她不回答。我只望亞丹早些來。我現在需要她，和她需要我是一般的急切。

八月四日。謝謝上帝，亞丹要來了，但她不能即刻就來，因為他們從五日起要行家庭洗禮，一直到八日，都沒有人能夠抽身陪她到這裏來。我很高興，只愁一件事，我家要拿更衣室給亞丹住，却不教朵鸞去住。母親說，朵鸞和我應該同住；亞丹可以將通到餐室的門打開，她就不至於冷靜了。

八月七日。

日子真長呀。

朵鸞像尼姑一般的安靜，她對我所談的話也像尼姑那麼簡單，她儘管陪着母親。兩隻哈叭狗又被瑞倫泊的一個人買去了，使我覺得更無聊。幸虧亞丹明天要到了。父親和我明天六點鐘到車站去接她。

八月八日。

只有寫一二句話的工夫了。

亞丹比我要高一個頭；父親說：

『噲，長條子，你真長得快。我想，我現在應該把你當作長成的人看待了！』

亞丹說：『啊呀，奧卜倫代先生，請你仍舊和從前一般的待我好了。我現在要和你們同住，高興得很呢。』她的母親說：『是的，她出來高興了，在家裏總是不高興。這是現在一般青年的心理。』父親幫着亞丹說：『哈哈，海斯林葛夫人，這種心理你我從前也有過呢，不過現在老了，都忘記了。』海斯林葛夫人深深地歎了一口氣，亞丹拉着我的手臂，悄悄的對我說，『你知道我現在的生命像什

麼東西嗎？」她的母親今夜在我們這裏住，她每夜咀咒着太陽底下的一切東西，（這是我們臨睡時，亞丹告訴我的。）但我不注意海斯林葛夫人的行爲，我只思想亞丹將要對我說的許多新奇的事；哈，哈，明天早晨，早餐後！

八月十二日。三天以來，我都沒工夫記日記，因為亞丹和我談了許多的話。她不能而且不願再過無藝術的生活，她寧願死，不願拋棄她的計畫。她還要在補習學校裏補習一年，或者再進法文專科，將來應國家的考試；或者進縫紉專科。但她一心要進維也納的學校，因為課餘的時間可以到G君那裏去學習演戲。她說她已經不愛他了，不過要利用他達到她的目的。她寧可爲達到她的目的。

她寧可爲達到的目的而犧牲一切。我起先不懂得她所說的「一切」是指什麼東西，但她明白告訴我了。她讀過拜茨（Bartsch）的小說集伊利沙伯哥特（Elisabeth Kott），（我的母親也有這本書）和許多描寫藝術生活的小說，那些書都說，一個沒

有戀愛的經驗的女子，不能成爲真正的藝術家。這話也許有別種意思。依我看來，戀愛不能使人改變；朵鸞就是一個證據，她也曾狂愛着維克多，但現在又回復原來的笨相了！她重新讀拉丁文，想補足失去的時間！亞丹不願將她的計畫告訴朵鸞，因爲朵鸞缺乏誠意！今天纔對朵鸞提起；她秋季要到維也納，將來可以常常看戲。但朵鸞說：『你錯了，住在維也納的人，並不常常看戲；一則大家都沒有閑工夫，二則戲院裏常常沒有座位；住在鄉村裏的人所想像的維也納，往往比實際的維也納強得多。』

八月十四日。趕快寫一二句。今天，亞丹正在洗澡，母親對我們倆說：『孩子們，我有一句話對你們說，免得你們夜間受驚。亞丹的母親說亞丹有神經病，常常在夜裏起來行走。』我說：『有趣，她犯的必定是月兒狂；常常在月圓的時候發作。』於是母親說：『格麗蒂，告訴我，你怎麼知道這些事？是不是

亞丹對你說的？」我說：『不是；因為福蘭克家有一個女僕夢裏起來行走，所以保丹·福蘭克對海娜和我說過。』當母親問我『你怎麼知道這些事？』的時候，忽然把我提醒了；這件事必定和『那件事』有關係。我不知道能不能問亞丹，不知道她會不會生氣。她現在住在我們這裏，不知道她夢裏要不要起來行走，我很想看看。

八月十五日。

海娜答覆我對她討論母親和朵鸞的感情的信，今天纔寄到。她自然不相信這就是朵鸞和維克多決絕的理由，她說這是不成理由的。利蕊和她的母親從來沒有特別的感情，海娜也從來不會做過這種夢，她覺得我的話不錯，各人可以愛各人的父母，但談不到感情。她不願我改變我的感情。她覺得朵鸞從來不會對人發生真感情，所以現在被母親黏住了。博魯克納家十九日要回去了，因為蓋士町的生活程度太高。他們將來大概是到匈牙利的姨父家去，或者到梯羅

省的費卜伯魯去。爲了海娜的命名日，我送一本願董的日記給她，因爲她想再讀一遍。現在我們各人都有一本，看到最好的一段，彼此可以寫信通知，彼此可以同時翻出來讀。

八月二十日。

昨夜，亞丹真個夢裏起來行走了，本來我們還不知道，但她唱起奧爾良的處女（The maid of Arleanc）約安雅克（Joan of Arc）的曲，朵鸞立刻知道，她說：『麗達，聽呀，亞丹真個夢裏起來行走了。』我們不做聲，聽她逕直走進餐室，但餐室通到走廊的門已經鎖上，鎖匙也拿開去了；她衝着母親的沙發椅，醒了轉來。這是很可怕的。她摸不着回到自己的臥房的路，逕直走到我們房裏來；那時，她已經完全蘇醒了，向我們道歉，說是尋廁所。然後她回到自己的臥房去了。朵鸞說：『我們最好裝做不知道，要不然，會使亞丹覺得難爲情。』

亞丹却並不介意，今天早餐後，她說：『我想，我昨夜使你們受驚了，請不要

介意，我夜間簡直不能睡眠，常常要起來行走。我的母親說我起來行走時，口裏還唱着呢；真的嗎？昨夜說了什麼話？」我說：「你唱着約安雅克的曲呢。」她說：「真的嗎？這就是他們不許我學演戲的緣故；我知道我一定要發瘋；倘若我真個發瘋，你們必定知道我的病源了。」這種夜行病是很稀奇的，但我對於亞丹覺得有點害怕了；朵鸞說得是：「誰都不知道亞丹注意什麼事。」倘若她真個發瘋起來，是很可怕的。我記得她的母親進過瘋人院。我希望她不要在我們這裏發瘋纔好。

八月二十一日。前夜的事，母親也聽見了。她很歡喜，她已經預先警告我們；朵鸞說，倘若她不會預先知道，她一定要駭破心膽。父親說：「亞丹完全是染了歇私的里亞（Hysteria）；她是受了她的母親的遺傳。」利蕊今年秋季要到英國去留學，要在英國住一年。我很歡喜亞丹，很替她擔憂，她現在使我感着

不安；下禮拜二她要回家去，我也很贊成。她今天對我談起一件可怕的事：

有一個戲子，叫做亞歷山大，他現在生花柳病，因為他從前當過軍官；她說，凡是軍官都有花柳病，好像是當然的事似的。我起先不願說出我不知道什麼叫做花柳病；但後來我問她，她說：「這是很危險的病，男子的那個地方，漸較地腐爛起來，越爛越小，後來完全爛掉；或者是漸漸地膨脹起來，越脹越大，大得怕人；膨脹比腐爛輕得多，因為可以用手術醫治。享費爾得有一位退職的軍官，患了花柳病到維也納來開割；但不曾治好。只有一種方法，真個能夠治好男子的花柳病，就是用一個年輕的女子去替男子受罪！（馬丹也常常說起）將這種病傳給女的，男的就可以痊愈了。」亞丹因此不能真心愛着亞歷山大，她只想在他那裏學演戲，不願爲他而糟蹋自己的身體。況且她就是願意，她也不知道怎樣向他開口。再，這種事平常總是男的要求女的。於是我說：「假使你做那樣的事，養下一個小孩，你將怎麼好呢。」她說：「那是不成問題的，有花柳病的男子不能生小孩。但是，

只有生過小孩的婦人，纔能夠做真正的藝術家。」福蘭克有一個表姊在戲院裏，所以她曾經對海娜和我說過這樣的話；我們覺得這話是對的，因為福蘭克的表姊是在威納戲院；也許京都戲院，歌劇院和民衆戲院便不同了。我將這話告訴亞丹，但她說：「啊啊，好，我雖然是一個鄉下女孩，但我幾年前就知道每個女戲子都生過小孩子。」

二十三日。

亞丹真是一個天生的藝術家，她今天讀了一章小說給我們聽，啊，真奇妙，連魯鸞也說：「亞丹，你真是一個非凡的人！」於是亞丹拋書痛哭，說：「我的父母是他們的子女的罪人；只有他們厭惡我。你們還記得那吉白色婦人對我所說的話嗎？「一件偉大而短促的事業，要經過許多困苦的奮鬥；並且我的生命之線已經斷了。」那種預言差不多都要應驗，我的母親也能背誦佛里格萊 (Freiligrath) 和安納斯達修·格魯恩 (Anastasius Grün) 的好詩，也會背誦，「戀